

晦庵朱文公易說

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之四

上經

三三離上大有

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慤實不費心力而

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

據問孔孟論性章

論此又極

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

平氣勿以好高爲意毋以先入爲主而孰察其事理

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

命爲不囿於物可也以爲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

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

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

荅胡宏

問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文本最吉不

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
恐懼無有以爲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
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沈間錄

問大有卦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先生曰上九以陽
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
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爲履信
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
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
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
此數句此文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
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遏惡
揚善順天休命先生曰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
遏止其惡顯揚善反之於身莫不皆然非止用人用

人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字
看與王用亨於西山同先生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
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
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先生曰
程說為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
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因說王荆公上韓魏公啓云
時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

此事蓋
譏公也

三三艮下謙

謙便能亨又為君子終之象爻淵錄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頃得其正則吉蓋
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它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
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
蓋謙本不要人知况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

未得 同上

問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无施勞恐是互舉
先生曰它先是作勞事之勞說所以有那知同於人
一句熹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意无伐
善是不矜己能无施勞是不矜己功揚至之云无施
勞但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解也好先生曰易
有勞而不伐與勞謙君子有終皆是以勞爲功

撝謙言發撝其謙盖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

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

晁淵錄

富以其鄰言以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

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同上

問謙卦謙是不與人爭如何六五上六二爻皆言利用
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

大有

服而征則非所以爲謙矣先生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嫺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嫺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先生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

三三三
震上豫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晏淵錄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叔重問豫卦初六與九四爲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
自好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
否先生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
問雷出地奮豫先生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
謂雷取其義者爲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
其德也

諸時幸錄

介于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
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

晏淵錄

盱豫悔言覲着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豫是

句同上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
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爲樂者也

楊道夫錄

由豫猶言由頤

晏淵錄

豫四以震體之陽爲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爲安上無爲而下佚樂故曰豫此等數孔子分明說順以動豫理甚分明安得舍之而自爲說耶大病只是著力安排不曾虛心玩味耳

吾林李蒙

三三

震下隨

問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

劉砥錄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晏備錄

小子丈夫程說是

同上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况於鬼神乎之意

同上

三三

巽下蠱

四蟲爲蠱言器中盛那蟲教它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
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
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故言元亨巽而止
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爲蠱趙德莊
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面一
向剛下面一向柔到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晏州錄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
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畧撐拄則箇
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同上

問蠱初九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
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
子幹父蠱爲言柄切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爲可通若
它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先生

曰是 潘柄錄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

同上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便幹箇甚麼

同上

問蠱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

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

能做底

陳淳錄

䷁ 臨

兌下 坤上

問臨卦臨字不特是上臨下之謂凡進而迫近者皆謂

之臨先生云然是此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迫

近者皆為臨也

林孝蒙錄

問臨卦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二

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上

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是

生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
 卦時只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皆二
 陽偏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咸爲感亦是
 覺得牽強些此等處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同
 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
 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又問
 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
 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以
 至故謂之至上九敦臨自至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
 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
 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
 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

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
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



坤下觀
巽上觀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何也先生曰此卦取義不同
蓋陰雖盛而於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
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潘時卒錄

劉砥問觀盟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
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
用其義不同曰盟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
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
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
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
用

猶祭祀之時其執事者而不敬輕
用者曰然問有學若生以爲學

信在中而尊嚴

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爲天下之人孚信顯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聲去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聲去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不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爲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姤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我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於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

對說沈憫錄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两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着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自是以鉅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着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

樂賀孫錄

問觀卦有孚頤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頤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先生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先生曰當以彖辭定又問六三觀我生進退是不觀九五而觀已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先生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爻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是也先生曰此我乃

是假外而言耳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
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先生曰只爲九五
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
所謂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也此說我字與本義錄
不同當考
盟而薦先生曰這猶譬喻相似蓋無這事且如祭祀纔
盟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清潔之義耳呂煇錄
盟非灌之義盟本謂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
觀感而化之之義有孚顙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
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
做底即是盟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
以此觀示之也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
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
自家如乘其墉之類

問觀盟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先生云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盟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在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

又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耶先生云上二爻意思自別下四爻是以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底意思

觀六三傳但以爲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爲不失道也荅方士繇

其生謂言行事爲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無事荅呂光祖

三三三
震下噬嗑